《初戀日記：賤男蜜擾》
導演葉曦：堅持香港本土故事

「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初戀回憶，而學生時代的戀愛經歷則又青澀又美好，也許你也曾和喜歡的人立下過幼稚的賭約……」香港新晉90後導演葉曦首部長片作品《初戀日記：賤男蜜擾》，就是講及與香港本土青春相關的愛情電影，讓觀眾期待在影院看到自己回憶裡特別的「港式青春」。

文：Nana

■導演葉曦與演員商討。

■葉曦執導的校園青春喜劇《初戀日記：賤男蜜擾》，和觀眾一起感受久違了的港產青春戀愛味道！以及大讚王敏奕好有氣質。

■90後新晉導演葉曦對電影業充滿希望。

其實，每個人都有過幼稚的賭約，可能你（他）也曾穿着校服在教室外面的樓道上嬉戲打鬧，躺在床上偷偷傳簡訊打電話時禁不住會露出甜蜜的笑容，在畢業舞會上牽起那個人的手笨拙地跳舞，起哄的同學、嚴厲的老師，當這些場景再現在眼前的時候，相信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會產生情感共鳴。獨特的香港元素，難忘的懷舊氣息，其電影中新生代演員的精湛演繹，以及一班經典老戲骨的傾情加盟，共同造就了這樣一部充斥着港產青春戀愛味道的電影。

「老頑童」覺得很好玩

今次同導演葉曦做訪問時，揭秘這位90後香港新浪潮導演的拍片心得。談到對於處男作電影主題的選擇，葉曦說：「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出來的時候，我在想為什麼台灣能拍出這麼好的青春愛情片，我們香港現在卻沒有呢？難道香港就沒有這種題材了嗎？像以前星爺（周星馳）的《逃學威龍》就是這種題材的經典之作。我就在想如果以前那個經常被人欺負的黃一山現在變成訓導主任，再加上以前丹姐（苑瓊丹）等老戲骨整個配搭一起出來應該挺有意思，我們香港一樣具有香港特色的青春愛情片嘛。那時候就埋下了一顆種子，我想如果我是一個新人導演的話，我會想拍一個香港人的青春愛情電影。」

有了這個想法，葉曦在創作劇本時，幾位老前輩已經是劇本人物的原形了，邀請老戲骨演員加入的時候，更是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，葉曦形容當時的情況道：「當我把想法和角色告訴他們的時候，馬上就觸動他們了，因為這些『老頑童』也覺得很好玩。尤其當聽到我們整個團隊都是85到90後的一些年輕人，他們更加有興趣，都不會計較片酬之類的。他們就是真的很想幫助我們這幫香港年輕人，所以和他們馬上一拍即合。」

對於新生代演員的選用，葉曦也有自己的想法：「心目中有幾個年輕一代的演員是我很早就想合作的。因為我自己是90後嘛，對這一代的新演員了解比較多，用人會比較大膽，比方說杜小喬是我幾年前拍短片認識的朋友。很多電影前輩對網路紅人進軍大熒幕會持觀望態度，作為新一代導演我想我要踏出這一步。至於王敏奕，她是我很早就留意的女演員。其實她和我同齡，但她是我覺得現在同齡女演員中戲路比較好的，而且我留意到她之前拍的電影或短片都有一種很獨特的氣質，並且經驗豐富，可以處理好戲中兩個不同年齡的跨度，所以很早就想到她是一個不錯的人選。」

接觸好多新東西

作為一位新導演，葉曦在電影的製作過程中都遇到了不少的困難，也成長了很多，他說：「作為一個新人，最重要的是第一次要接觸很多新的東西。比方說以前在學校或者社會上接拍一些短片，人家會告訴你他要什麼樣的效果，但是現在沒有人會告訴你要怎樣做，每一個環節、每一個細節都要問回你自己：『你想要怎樣，你希望這部電影出來是怎樣的效果，你選的這些演員會要有怎樣的影響力等等方面。』突然間整個信息量多了十倍以上，而且環環相扣。原來一部電影的製作不只是很用心地想一個劇本和去拍攝就可以的，做一個導演不只是要去執行自己的想法，還要達到一個最好的平衡點才能夠讓你這部戲往很好的方向走。」

除了對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反思，對於第一部長片作品的成果，葉曦也誠懇地給出了自己的評價：「說實話我知道自己還有很多不足。電影整個製作上面還有很多缺陷，而且我們整個班底也很年輕，其實像一些鏡頭的運用或者電影感的東西，和行業最頂峰的水平相距還很遠，所以如果從專業的角度，我可能只會打五六分。但是站在香港近來的青春片或香港新浪潮的角度上，我們這部電影的誠意還是有七八分的。」

從來不會封鎖自己

這位年輕香港導演不僅只是將目光放在自己的作品上，他對香港目前的電影行業現狀也有自己的認識和擔憂：「其實我很心急，因為坦白講現在香港所有電影人都知道電影業進入一個低潮。從實際的數字上來看，很不理想。單單講屏幕數字，香港可能現在不夠200塊屏幕，但內地單單深圳就有1,000塊屏幕，其實根本沒得比較。在這麼嚴酷的環境下，我們的港產片無論是從票房上，還是從院線排片機會上都好差。可能是因為票價。

另外始終荷里活電影的水準是高過我們的，這個我不可以否認。我都明白院商有院商的考慮，因為其實現在租金各方面都好貴，好多戲院都好難維持。所以我不會怪罪院商，但是這個是我們好無奈要接受的現實。但是與此同時，我也不會覺得絕望，原因是因為現在同輩的導演其實愈來愈多，可能我是最後生的一個，他們現在還不像很多大導演那麼犀利，但我有感覺，有這些年輕導演，我們的港產片會引領一個新的浪潮，會更加豐富、更加多元。」

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，有很多導演轉而選擇做電視電影或網劇，但葉曦也有自己的堅持：「其實我自己不太會跟風潮去拍其他的，因為我自己好難得走到這一步，我就想堅持做電影，希望有這個機會。我會抓住自己的兩個主題：一個是年輕人，尤其是90後這一代人的故事；另一個就是堅持做香港相關的元素。」

除了有自己的堅持以外，葉曦也保持了一種開放的態度：「其實我個人不抗拒現在所謂的合拍片，我覺得電影是不應該有地域限制的。我們香港電影業以前之所以成功，就是因為我們的多元和合作，所以如果一旦我們封鎖了自己，就看不到新的希望，所以我從來都不會封鎖自己，我覺得無論從各方面，我都不會抗拒內地或者世界各地不同的元素。但是我想保留和堅持的是，我拍的故事一定要與香港有關。因為我自己經常去內地交流，內地其實很喜歡香港人的東西，喜歡香港的故事。如果你去模仿他們，反而拍不出他們比如《驢得水》、《夏洛特煩惱》等作品，因為你不是在那裡生活長大的，你模仿他們是沒有意思的。所以我覺得我要拍和香港有關的作品，才能讓他們看到不一樣的東西。但我的態度是開放的，我覺得香港電影應該是多元的。」

謙遜有自信

後記：在採訪葉曦導演的過程中，他的謙遜和自信給記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作為一位90後新人導演，他既有90後一代的激情，也有同齡人中難得的沉穩。未來道阻且長，但行則將至。香港電影因這些年輕人擁有希望。祝願這位年輕的導演能保持初心，拍出更多好作品。

■王敏奕和馬志威飾演一對情竇初開的戀人。

■型男符龍飛在片中暗戀王敏奕。

《外星生命》必須承認人類的渺小

■由積嘉倫賀、莉碧嘉費格遜等人主演的《外星生命》，已在香港上映。

星光影話

外太空的電影題材，從來都是受歡迎，畢竟都是大眾接觸不到的未知數，就是一份好奇心。跟外星人接觸，更是在未知數當中增添一份人情味，經典如《ET外星人》以至去年的《天煞異降》都是一次超外星接觸，新片《外星生命》簡直就是一次埋身肉搏式的玩命接觸。

看《外星生命》不難令人聯想起《異形》這部經典，這次電影告訴你「異形是這樣煉成的」，從一個單細胞，透過溫度、氧氣、養料，從而把這個生命慢慢發酵，觀眾就彷如看着《變變變生命力》一般，看着其體形、攻擊力的進化。影片沒有過分血淋淋的鏡頭，恰到好處地用困獸鬥的壓迫感來製造恐慌，至於真實的埋身肉搏其實都是簡單過招幾下，沒有動作連場。

「豬一般的決定」

面對外星生命以一滅眾，人類必須承認自己的渺小，又或者齊心未必事成，因為隊形不齊整，一些「豬一般的隊友」會比外星生命來得更殺人。戲中這班隊友每人各自為政，儘管人數不多，但各自的小圈子已陸續成形。甚至危難當前的時候，女主角竟出言表示其危機政策早已跟太空總署達成共識，並早就投票通過，但其他隊員竟然可以全不知情，這可是影響到成員生命危險的問題。而導致本片結局的關鍵，亦明顯全因有人做了「豬一般的決定」，最後可能觸發另一場地球大災難。

演員陣容方面，從海報所見明顯主打《斷背山》的積嘉倫賀、《職業特工隊：叛逆帝國》的莉碧嘉費格遜和《死侍》的賴恩雷諾士，但戲中各人的戲分，以至角色設定其實頗平均，不會過分側重於大卡士身上，令觀眾看起來感覺舒服，亦真正感受到他們是一隊人。至於結局埋下的伏筆，是否續集的代號，就有待電影公司的打算了。

文：艾力、紀陶

■賴恩雷諾士在片中飾演太空任務專家Rory Adams。

木村，依然是木村

星視評

因發生了SMAP解散事件，外界都把矛頭指向不願隨四名隊友他投的木村拓哉身上，所以今季其擔正的TBS重頭劇《A LIFE：深愛的人》便成為焦點——一來跟前隊友草彅剛的《謊言戰爭》對撼，二來可驗證木村的藝人價值有否暴跌。結果《A LIFE》未有嚴重「甩轆」，以由頭帶到尾姿態成為應季收視冠軍，只是平均收視得14.55%，稍差於去季贏盡民心的《月薪嬌妻》，木村的視圈前途似乎不太樂觀。

《A LIFE》儘管是木村首度挑戰醫療劇題材，然而他仍是老樣子，扮演遇上什麼難題最終都能化解的天才醫生，無論演技、角色設計以至大橋都很陳舊，近乎零驚喜。而演其舊愛的竹內結子很早便披露了患腦瘤，大結局時木村和多年夥伴、現為竹內丈夫的淺野忠信合力做手術，即使救回舊愛/妻子，也難言是Good Ending還是什麼，因木村總不能拆散別人的溫馨家庭吧！他完成任務後離開日本，筆者亦不認為是瀟灑與否（不走便沒戲做了），感覺相當古怪。至於每集帶出一名配角，讓他們跟木村從誤會到了解、佩服，都只是木村劇的一貫流程，未看已能猜到發展。

對筆者而言，《A LIFE》的醫院場景和手術場面拍得相當逼真，把《Doctor X》比下去，但整齣劇的套路和起承轉合，卻是《Doctor X》贏幾條街。說真的，觀眾沒必要看臨場感十足的開腦場面，要看這些倒不如看Discovery Channel？

文：藝能小子

■木村拓哉在劇中與淺野忠信鬥演技。

戰火下的私情——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

星影畫館

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總有說不完的故事。在戰火連綿之下，大概只有租界和洋場容得下戰爭以外的故事，更何況是愛情故事呢？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，一幅錯綜複雜的人物拼圖，拍出來奇情有餘，但還是有點患得患失。

電影的角色全部都非常有趣，將幫派大佬、交際花、殺手、姨太太、管家、妓女、明星、小混混共冶一爐。加上葛優、章子怡、淺野忠信等一流演員，牌面上絕對無得輸。事實上電影的確拍出段段奇情，同時敘寫大故事和小故事。單單是葛優、章子怡、淺野忠信三人，已經構成了一個間諜與復仇的大故事。在這條主軸之下，穿插一個個小人物，為大時代作註腳。

雖然大故事曲折離奇，但相比之下，還是覺得小人物比較有趣新鮮。所謂「羅曼蒂克消亡史」，敘寫的正是大時代下一段段消逝的愛情。小混混心癢想破處，卻遇上槍戰血洗家門。大難不死之後，瞬間忘記老相好，投入妓女的懷抱。電影明星被揭有外遇，被迫拋妻逃走。與妻最後一段話，愛的宣言成為了他演得最好的一場戲。再來一段，姨太太既然得不到愛，情願選擇為丈夫殺人，壯烈犧牲。一段一段愛情的失落，成為了取代戰爭史的羅曼蒂克消亡史。這種「歧情」，比大人物的奇情更好看。

可能電影野心太大，要兼顧的實在太多。想主線迴腸盪氣，又想岔開幾筆剖開時代的橫切面，到頭來反而沒有把故事說好。中後段實在剪得太零碎，以致時空不斷穿插，跳來跳去補充解說，令電影斷斷續續，有欠連貫。

■《羅曼蒂克消亡史》電影海報。

世界從來有得也有失，給你一隻玉鐲，轉過頭可能要你一隻手。要寫羅曼蒂克的消亡，大概就難以再寫家仇國恨，或者幫派興衰。雖然私情有了戰火襯托才更有詩意，但刀光劍影炮火聲還是留在遠遠的後方當背景好了。這個道理，早在七十年前祖師奶奶張愛玲已經教曉我們。